

人物传记

《罗伯斯小传》

第六章 复兴的火点燃了罗达谷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六，摩利亚教堂的牧师但以理钟斯（Daniel Jones）收到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们在亚伯地亚（Aberdare）的伯莱恩赛安（Bryn Seion）的以便以谢教堂（Ebenezer Chapel）从《西方邮报》在十一月十日的报导，知道在你们教会里，有一位罗伯斯，在事奉上产生了惊人的果效。听到这项消息，我们非常高兴，甚愿整个威尔斯都受到影响和波及。我们这里，对于即将来到的主日——十一月十三日——的讲台，仍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安排。你们可否差派罗伯斯到此地，来供应我们。”

罗伯斯毫不犹豫地回覆一封电报，答应如期前往。在罗伯斯看来，罗合已经成为复兴运动的耶路撒冷，整个威尔斯地区将成为复兴运动的摇篮地，正如他在异象中所看到的。

圣灵的工作是人们的天然头脑无法理解和无法解释的，许多罗伯斯仍未涉足其间的地方，也同样看到圣灵的作为。从报纸上陆续披露的资料显示，公开接受基督作他们个人救主的人数，截止一九〇四年十二月，距复兴运动从罗合爆发仅仅两个月，即高达七万人；而这人数还一路攀升，后来竟超过罗伯斯当初向神乞讨的十万条灵魂，下文将会陆续述及。

且说罗伯斯带着两位年青的女同工如约前往伯莱恩赛安的以便以谢教堂（Ebenezer Chapel）时；会众正如往常前往教堂参加主日崇拜。他们很惊讶地发现，站在讲台上的，不是一个面貌严肃的牧师，而是两位妙龄少女。她们两位在讲台上迫切地祷告，恳请信徒们要顺从圣灵在聚会中的带领。然后其中一位年青姐妹用吟唱诗歌来作见证，唱着唱着，眼泪迸发出来。但会众仍在困惑之际，另一位姐妹也随着以吟唱的方式作见证。许多人正在奇怪，为何盛情邀请来的讲员罗伯斯不在讲台上露面，原来罗伯斯正在台下流泪痛哭。当罗伯斯走上讲台后，他双膝跪在讲台上，虔敬地在那里向神祈祷。突然间，教堂里扑通一下，有一位姐妹公开在那里认罪，求主耶稣的赦免，和求祂宝血的洁净。接着是信徒们陆续的认罪悔改，和随后的一阵的蒙赦免而得的喜乐。一排排的姐妹们从原座位跪下来祷告，弟兄们有的则仆倒在通道上，相继述说他们蒙福的经历。时间过得很快，弟兄姐妹们似乎失去了时间观念，一眨眼已是晚饭时分，晚堂聚会成为早堂聚会的延续，并将晚堂的讲道聚会，改为祷告聚会了。

星期一有更多的人涌来以便以谢教堂，他们出乎意料地看到，聚会先由两位姐妹带头唱诗；接着是热切地祷告，属灵的气氛逐步高昂，逐步加强和提升，而罗伯斯则在通道上走来走去。罗伯斯摆动手臂，有节奏地拍掌，有时跳上跳下，微笑地迎接每一个走入教堂的人，他的眼中流露出真挚的爱。

在星期一的聚会中，罗伯斯整个钟头所讲的，集中在基督是爱和基督是光。他的信息，不像一篇讲章，而是类似个人的见证和分享。聚会从清早，一直推延到深夜，不少矿工只有两小时的短睡，就又赶到煤矿坑去挖煤了。不少人回到家里后，脑海里还盘旋着罗伯斯的话语：

“在生命中最令人喜乐的应是灵性的生活。我们的先祖常有忧郁和不快，好像宗教生活是对肉身的虐待。他们所失去的乃是基督的喜乐。他们跌入一个深沟里，我们要从沟里爬出来。有人奇怪说，为什么在

聚会中这么喜乐，甚至不能自禁地笑出来。好吧，让我们这么说，除了心中满了爱的人之外，又有谁会真正喜乐呢？……从父亲的角度看问题，有哪一个父亲因着孩子们的欢笑，而被触怒呢？不，肯定没有一个父亲会被触怒。要记得我们是在父神的家中，心里满有欢欣喜乐。我们的天父乐意看到我们欢欣喜乐。”

在亚伯地（Aberdare）末了一个晚上，罗伯斯打开圣经，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二节：“我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他重复地读：“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整个聚会遂即进入高潮，交叉着赞美敬拜、祷告，和见证分享。

罗伯斯离开亚伯地之后，他的哥哥但以理罗伯斯（Daniel Roberts）从罗合到亚伯地来接续带领，亚伯地的大复兴又持续了四个月。

这个席卷威尔斯大地的复兴洪流，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冲击到罗达谷（Rhondda Valley）。在这个月份，根据钟斯（Brynmor Pierce Jones）在《一个复兴的器皿——伊文罗伯斯》（An Instrument of Revival The Complete Life of Evan Roberts）的记述：“在一九〇四年十二月的夜晚，人们只要举目一望，会看到罗达谷论百计的教堂的窗口，都亮了灯，所有的教堂都打开大门，开始该日第三次或第四次的复兴聚会。”

罗达谷的大复兴有一个特征，就是复兴运动的影响力，已经从地方性，扩大为环球性。参加聚会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包括从法国来的，从俄罗斯来的，从美国来的，以及从英国各地来的，甚至有的来自古老的东方国家——中国。这些从各地来的信徒，都想一睹罗伯斯的尊容。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介更对他纠缠不休；许多新闻从业员争相访问他，但都被他回绝。这些新闻工作者最惊讶的一点，即这个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年青传道人，既没有演说家所具备的口才，而信息内容又缺乏古代先知们所述及的神的盛怒和惩罚。

要追踪罗伯斯的确有点困难，即使有预告的话，也只是在两三天前，才提及他将在何日在何地在哪教堂讲道。他讲道是随着圣灵的引导；当他察觉内中有人是抱着好奇心，或带着评头品足的态度而来时，他会在聚会进行的中途，突然离开。有人曾听见他在聚会中忧伤地祈求神，不要让会众以他为注目的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为焦点、为元首，这样圣灵才不会离开这个运动。有时，他为了高抬基督，抑制自己不去讲道，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唯有耶稣基督可以赐福给你们。长老会的威廉伊文思牧师（Rev William Evans）曾有多次听到罗伯斯讲道，且读威廉伊文思复述他对罗伯斯的印象：

“自从复兴以后，他并不似一般传道人，读了经文之后，就经文进行释道。若是通道上有空位，他很少走到讲台上。他的习惯是用很温柔的和自然的态度讲话。他用问答的方式把信息注入人的内心。他的句子很短，用的语言是朴素的、平民化的、来自草根阶层的。”

新闻媒介争相报导的，是这次大复兴，和诗歌发生了不解之缘。在罗达谷，几乎每一个教堂，都有一位歌唱家服事。在威尔斯大复兴中，最常唱的诗歌是《加略山巅》，威尔斯语即Pen Calvaria。这首诗宣告，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死亡和阴间。另外一首具有融化人心力量的是《这里爱辽阔似海洋》（Dyma Gariad）。会众唱诗时不靠歌本，因为他们从童年开始，就把这些诗歌深藏在记忆里，只不过现在被圣灵提醒并且更新使用而已。至于那些被圣灵感动出来服事的威尔斯的优美的歌唱家，往往在会众俯首祷告时，唱出了似夜莺般美妙的诗歌。这次复兴，堪称一次真正的唱诗性的复兴。成千上万的灵魂，向基督发出赞美，并因着得胜而歌唱。当他们因信得着了得救的确据时，心中充满着喜乐和敬拜的灵。

罗伯斯对教会有特别的负担，他大声呼求：折服教会，拯救全球。折服这词在威尔斯文是顺服神，即除去一切拦阻祂旨意的东西。他首先做的，是催促已信的基督徒，和神恢复正常的交通，好让圣灵可以通行无阻地去拯救那丧失的不信者。

在聚会中，出现了难以言述的情景，有时祷告一个接着一个，像急奔的湍流；有时又发出横扫会场的诗歌赞美；接着，论百计的人站起来，宣告向神降服，末了会众就以喜乐的诗歌把荣耀归给神。